

夜渡于都溅溅鸣

■ 邓一非



开栏的话

于都河，是贡江流经于都县境内的河段别称，清波滢滢，静卧在赣南丘陵之间。漫长岁月里，它只是滋养一方乡土的寻常流水，唯有于都父老熟知它的名字。直至92年前秋夜沉沉，数万红军将士衔枚夜渡，踏上远征之路，这条平凡河流自此载入史册，沉淀下不朽厚重的红色意蕴。

此刻，我伫立于河畔的长征渡口。不远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临河静守，形如风帆的纪念碑巍然矗立，19.34米的碑高、10.18米的基座边长，定格中央机关率众渡河出征的1934年10月18日，锚定那场伟大远征的历史原点。碑座上，分别以“集结于都”“渡河出发”“倾情奉献”为主题的3幅巨型浮雕，镌刻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壮士远征的坚韧勇毅，将“长征第一渡”的壮阔史诗凝作永恒印记。

凝望一河碧水，河风拂过堤岸，恍惚间，悠远的河水拍打桥板的声响穿越时光萦绕耳畔，恰是叶剑英同志笔下的那句吟咏：夜渡于都溅溅鸣。

河水潺潺，历史的褶皱藏在水波之下。1934年10月，赣南秋风萧瑟，第五次反“围剿”失利，8万6千余名红军将士悄然向于都河畔集结，一场关乎中国革命存亡的战略转移，即将在沉沉夜幕里悄然开启。中央队渡河之前，奉命随军远征的林伯渠与留守苏区的何叔衡，在瑞金梅坑话别，老友彻夜长谈。林伯渠写下《别梅坑》：“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全诗不无激昂慷慨的壮语，只以朴素笔墨吐露心境，畅叙在边区各司其职

的往事和结下的深厚革命情谊，眼下一去一留，两人心头皆是沉甸甸的牵挂，唯有默默期许风雨散尽、雄鸡报晓，革命迎来曙光。何叔衡将女儿编织的毛衣赠予林伯渠，为远赴征途的老友抵御风寒，不想此番道别，竟成生死永别。数月之后，何叔衡身陷重围，壮烈殉国。当年梅坑灯下两人相约重整山河的誓言，化作无数将士踏遍千山万水、一往无前的信念。

早在8月，主力红军出征之前，中央就派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作为开路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探查西进线路。一路上敌军前后夹击、层层封堵，队伍深陷无后方依托、无物资补给、无根据地落脚的“三无”绝境，粮草短缺，危机四伏。萧克在征战途中写下两首七绝：其一，“后追前堵路崎岖，又见恶鸢来去飞。转战‘三无’不毛地，兵饥弹少更艰危。”其二，“重重封锁似坚壁，兵陈狭道九回旋。通宵苦战见红日，百战老兵为一叹。”诗句不加悲情渲染，只是真切描摹征途险境，句句写实，道出先遣部队孤军探路的百般艰辛。红六军团冒险突围、浴血奋战，摸清敌军布防态势，硬生生闯出一条西进通道，为中央红军集结于都、踏上征途指明前行方向。

李真当时是红六军团的一名政治指导员，他的《突破封锁线》以基层官兵的视角写下深夜突围的亲身境遇：“山头迎战赤旗飘，山下围囀饿虎嚣。宿鸟归飞云蔽月，竹林惊动犬狂逃。夜驰小径人健步，晓察戎衣汗水浇。号角连声惊大地，破围砸锁任逍遥。”深夜行军，最怕的并非正面交锋的敌人，而是飞鸟惊扰，家犬狂吠这类细微动静，一旦暴露踪迹，便会招来敌军围捕。队伍屏息噤声，借着夜色沿山道急速行进。待到破晓休整，

去一公里外的土坡取土。山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一车土拉回来，裤腿上全是泥点子。等风停了，大伙用钢钎、铁锤在硬邦邦的石头上一点一点凿树坑，再把混着石子的土小心翼翼填进去。

那棵树苗是从附近老乡家里移来的。树干细得像根筷子，一场急雨就能让它歪歪斜斜。郝老兵跟我说：“排长，这地方草都难活，这棵树苗怕是熬不过冬天。”

可山植树有种倔强，只要扶正、培好土，过些日子再看，蔫了的叶子会重新舒展，根也悄悄往深处长。

它不光熬过了冬天，到了第二年春天，枝头还冒出十几朵小白花。花开那天，下哨的战士们都围了过来，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阳光洒在那些轻轻摇晃的小花上，也落在每个人脸上，暖暖的。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日夜守着的，是这苦地方拼命长出来的希望。

第三年秋天，它结了第一颗果子，仅有一颗，孤零零地挂在最高的枝头上，红得发亮，像被太阳焐热的红宝石。没人舍得摘，路过的时候，大家都要抬头望一眼。郝老兵眯着眼睛看半天，笑着说：“俺们老家管山植叫‘山里红’。在这大山里，看见这点红，就知道生命有多倔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山植树年年结果，根越扎越深。那些年，山植树记住了卡口很多故事。有的战士转改警卫士，继续守着营区和哨位；有的战士考学提干被调往别的单位，临行前摘了两颗山植揣在兜里……

如今，站在公园的这棵山植树下，我想起当年在东卡口拉土时，我们在山路上奔忙的模样；想起风雪夜里，大伙一起给树苗加固围栏的暖意；想起花开的时候，战士们眼里闪着的光；想起风吹过，果香悠悠。这熟悉的味道里，裹着哨所生活的记忆，藏着我对战友的想念。

军旅点滴

众人才发觉身上军装早已被汗水浸透。战士们在紧张与疲惫中奋力突进，最终迎来突围破局的时刻。全诗以夜行之险记述突围之艰，尽显红军将士身陷险境、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

夜色沉沉笼罩四野，渡河行动正式开始。陆定一与贾拓夫在《长征歌》中忠实定格这一晚的景象：“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赣南深秋的寒意侵入肌骨，8万多名将士静默踏上浮桥，不闻呐喊，不闻号声，只有流水撞击桥板的溅溅声弥散在夜幕之中。时任宣传干事的陆定一身处送别现场，并未刻意渲染离别伤感，反而落笔记下前线报捷的喜讯，于晦暗征途之中种下希望，表明奔赴险境的队伍始终心怀必胜的信念。如今这首诗作被镌刻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左侧围栏上，日夜与于都河水相伴，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留存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袖情长……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萧华在《长征组歌·告别》中，细腻描摹了渡口军民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为保障数万红军顺利渡河，于都百姓争相把门板、床板甚至寿板都拿了出来，仅4月24日，就在绵延30里的河道之上架起5座浮桥。夜色笼罩河畔，老乡们一边跟着红军走，一边将鸡蛋、花生、豆子等往战士口袋里塞，久久不愿离去。战士们背着简陋行囊频频回望故土，万般离愁萦绕心底，奔赴征途的脚步却始终坚毅向前。待最后一名战士踏过浮桥，当地民众连夜拆桥毁迹，守护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略转移。

纪念碑右侧围栏上，镌刻着叶剑英追忆长征、缅怀战友的诗作：“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溅溅”一语最早出自《木兰辞》“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移用于此，一语囊括奔涌的河水、晃动的浮桥、悄然划水的船桨，也定格了刘伯坚伫立河畔、默然目送主力大军踏途远征的身影。诗句暗藏巧思，嵌入留守苏区的梁柏台、刘伯坚两位烈士之名，化用易水送别的典故，饱含战友珍重相送的情谊，却不见壮士赴死的悲戚哀伤。刘伯坚奉命留守赣南牵制敌军，以单薄游击兵力拖住数倍强敌，硬生生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撕开喘息空间、减轻突围压力。一场河畔别离，远征者开辟前路，留守者浴血断后，共同扛起救亡图存的家国大义。

大军渡过于都河，艰险万分的突围

征程正式开启。萧华在《长征组歌·突破封锁线》中写下：“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离开苏区的红军昼夜疾驰，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4道封锁线层层合围，惨烈的湘江之战鲜血染红江水、红军蒙受巨大伤亡。接受受挫惨败之后，全军指战员愈发盼望擅长灵活作战、屡次带领红军破敌制胜的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一句“迷雾途中盼太阳”，既道出全体将士渴望走出绝境、扭转战局的心声，也印证了日后遵义会议迎来伟大历史转折的必然。

我沿着纪念园的河岸缓步慢行，晚风裹挟湿润水汽扑面而来。昔日架设浮桥的河段，如今宽阔大桥横跨河面，高楼林立，烟火升腾。当年含泪送别红军的村落，早已安宁富庶，父老乡亲盼望战士凯旋的心愿，尽数化作眼前盛世光景。纪念碑静静临河矗立，河水日夜流淌，一遍遍复述1934年深秋的往事。

2019年5月20日，习主席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口旧址，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会见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并深情叮嘱，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当年渡河远征的将士，有的长眠湘江之畔，有的永远留在雪山草地，没能亲眼看见河山光复、家国安宁。但他们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顺着奔流不息的于都河水，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所谓长征的起点，从来不止一条于都河、几座浮桥。起点藏在梅坑惜别之时紧握的双手里，藏在红六军团孤军深入、星夜苦战的征途上，藏在于都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架设浮桥、含泪相送的眼眸中，藏在每一名将士明知征途艰险重重却依然奋勇向前的步履之间。当年革命前辈“风雨荒鸡盼早鸣”的心愿，早已化作洒满华夏大地的万丈晨光。

流水千秋奔涌，精神之光不熄。滔滔碧水，既见证昔日远征的苦难辉煌，也拥抱今朝人间的盛世烟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往昔红军辞别故土，踏浪远行，冲破黑暗、奔赴光明；今朝我们循着红色足迹重整行装、接续奋进，在奔腾向前的时代长河中坚守初心、不忘来路，勇毅奔赴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

珍贵的遗物

■ 潘静新 罗 华



罗祖业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封泛黄的信。

纸页边角已经卷曲，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像被液体洒湿过——可能是眼泪，也可能是70多年前的雪水。信上只有一句话：“儿啊，家里分了地，你安心打仗。”

这是1951年的冬天，一位不识字的母亲托人写给抗美援朝战场上儿子的信。

信中的“儿子”叫罗承贤，那年17岁。他趴在鸭绿江对岸冰冷的战壕里读完这封信，怀里还揣着半块压缩饼干。远处，美军坦克的轰鸣声一阵紧似一阵。

罗祖业从小就看这封信。父亲罗承贤把它和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装在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里，压在樟木箱底。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看一看，又收回去。

更多的时候，父亲坐在院里的老树下，给罗祖业讲那些故事。讲炊事班长把最后半壶水让给伤员，自己活活渴死在阵地上。讲上甘岭的石头被炸成粉末，战士们趴在粉末里，枪口始终朝着敌人的方向。

“没有国，哪有家？”父亲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像在自言自语。

罗祖业听进去了，听了一辈子。1992年的夏天，18岁的罗祖业站在征兵站门口，攥着体检表，手心全是汗。他从小就想过当兵，想跟父亲一样穿上那身军装。可体检表上的“因身高问题”5个字，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那天晚上，父亲把罗祖业叫到书房。老人从樟木箱底翻出那个军用挎包，一件一件往外拿：纪念章、书本、家信。最后，父亲把这些推到他面前：“当

不了兵，就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罗祖业后来做起木材生意。最苦的时候，他一天只吃两顿饭，蹬着三轮车满城送货。门面不到20平方米，但他从不偷工减料。有个老客户差20元钱，他说没事，货先拿走，钱凑手了再说。

那个客户半年后才还上那20元钱，却从此成了罗祖业的老客户。

这样的老客户慢慢多起来，罗祖业开起了木材加工厂。有一年，厂里进了一批新设备，质检发现一批板材有色差。虽然按行业标准算合格，但罗祖业让人全部销毁，损失30多万元。工人心疼，他说：“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这是父亲教他的。

2013年，广西北流市突发洪水。罗祖业带人连夜装车，拉了几十万元的物资送到灾区。回来的路上看见一段路被冲坏，他又着手捐钱修路。

他还设了一个“老兵关爱基金”，每年去看那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那些人越来越少了，有的去年还坐着跟他聊天，今年就只剩一张黑白照片。每次从老兵家里出来，他都要沉默很久。

厂里招聘，退役军人优先。罗祖业常说，退役军人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也有大局意识。

每年“八一”前，罗祖业都很忙。他要去看老兵，要带年轻人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要给孩子们讲父亲打仗的故事。去年暑假，他带着20个中学生重走长征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前，孩子们写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他站在孩子们身后，没说话。风吹过来，纪念馆前的红旗猎猎作响。

清晨，罗祖业站在厂区的旗帜下，看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随后，广播里响起《强军战歌》，他低头摸摸胸前的党员徽章——那是父亲留给他的。

罗祖业觉得，这是最珍贵的遗物。

把思想的光芒聚集成一把冲天剑，把天空劈开一道蓝。

——题 记

一

我站在八月的宏大里
看到了一条火的河流
看到了一场卷天覆地的风暴
一支钢枪的高耸
一队士兵的义勇
它是由特殊材质、稀有元素
印染的图腾
它是地球的红飘带
它是天空的一道红
二十世纪顶天立地的奇书

二

山高水险，草地泥泞
是对心理意志的考验
更检验骨头的硬度
他们扯起一条红色的飘带
以嫦娥的浪漫，在大地上飞行

三

我从金沙江的急浪中来
我从岷山的雪峰上来
无粮的日子吃把雪填肚
少衣的冬天扯一把草挡寒
风急浪险
撕扯着我的心肺
枪追弹逼
使我没有人的模样
但我的魂还在
我的精神还在
回来时
我是最幸福的人

书里说
长征是一部大书
它的发生是旷古的
后人说
长征是人类生存的绝唱
是播种，是宣言
总之
是奇迹中的奇迹
长征把苦难的历史改写
走向锦绣前程

四

一个世纪快走过了
它的主人一一远行
我是个诗人
蒙眛，浪漫
重走过那条路
为一个奇迹复活
加固精神的堡垒

五

八月
用血和骨骼搅拌的红
镌刻在历史的青铜上
刺绣在大脑的褶皱里
做了我的不老诗句
挥不去的意境

我又一次站在遵义会议会址前
打开一部兵书
在最危急关头
绝路后的抉择
开会
就是把思想的光芒
聚集成一把冲天剑
把天空劈开一道蓝
给生命
寻找另一个生存的可能

这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谋略
把长途奔跑的马蹄
嘶哑的枪声
找回来
把一双双紧锁的眉头

站在八月，俯瞰一道红

■ 峭 岩

找回来
把湘江的血

找回来
重新审视，重新研判

终于打破了海的沉默

雷与火的碰撞

语言与语言的交锋

烟草味里弥漫着真理的火光

水落了，石出了

一道彩虹悬挂在遵义的城头

一块船板悬在那里
它来自湘江的血战
这是一块摆渡大军的船板
一块嵌入风声雷声的船板
它是燃烧的诗歌
是浸染鲜血的碑刻
穿越时空，飘过风雨
挂在我的心里
它是活着的生命
带着闪电的诗句

一片火红的枫叶在歌唱
她站在大军攻占的阵地
我是个诗人
蒙眛，浪漫
重走过那条路
为一个奇迹复活
加固精神的堡垒

它告诉我什么呢
滴血的声音，爱情的声音
死亡的声音……

心里有一个党证
篝火般鲜红
一个战士的入党誓词
留在生死线上，留在历史的天空
它默默躺在记忆里
昭示着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它告诉我
什么是重
什么是轻
有理想的火在燃烧
骨头便会生出一片丛林



千里万里（版画）

刘石林 曾洪权作